

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

(1828)

E. Grise Dr. Fur.

您永远不会有高贵的情感 因此您的智慧今天也
失效了(他打开抽屉 拿出两枝手枪 ,一枝放在桌
上 另一枝装上子弹。)

——引自罗伯特《现状的力量》^①

见 路德·维希·罗伯特的五幕悲剧《现状的力量》第三幕，斯图加特和蒂宾根 1819年版。

第 一 章

我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人，并且为在这个地球上从未粗暴地对待过别人而感到自豪。可是，地球上却有那样多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赖，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到别人身边，诉说自己的苦恼，甚至朗诵他们的诗句。而我总是以一位真正基督徒的忍耐静静地倾听，表情丝毫不流露出我的灵魂所受到的折磨。犹如一位以身饲虎，解除这神物饥饿的婆罗门教徒，我常常终日忍受着这帮不可救药的人类渣滓的唠叨，平心静气地聆听。只有上天的主才能听见我内心的叹息。他将给我的这种美德以报偿。

不过，即使一位肥头大耳的商业顾问，或一个瘦骨嶙峋的卖干酪的小贩坐到我身边，用“今天天气真好”一类的陈词滥调展开一场流行的欧洲式谈话，生活智慧也要求我们讲求礼貌，决不能沮丧地沉默不语或面色阴沉地应答，因为，谁知道你再次遇见这样一个市侩时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很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彬彬有礼地回答“今天天气的确很好”而狠狠地报复我们。亲爱的读者，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在卡塞尔一家饭店吃饭时，恰恰坐在这个市侩的左边，此人面前摆着一盘红烧鲤鱼，而他正满面春风地布菜——他若对你心怀怨恨，就会让盘子一直向右传递，最后轮到你时，连一小段鱼尾巴都不给你剩下。唉！你刚好是餐桌上的第十三位食客，而盘子又始终向右传递。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吃不着鲤鱼乃一大不

幸，或许是仅次于丢失国徽^①的最大不幸。不仅如此，给你带来此种不幸的市侩还要嘲讽你，把浸在褐色汤汁里的月桂叶奉送给你。唉，食无鱼，月桂叶又有什么用？！那市侩还会向你挤挤小眼睛，笑嘻嘻地在你耳边说上一句：“今天天气真好！”

啊，可怜的人哪，连这样的事都可能发生：在某个教堂公墓里，你刚好躺在那市侩身旁。当世界末日的号角吹响时，你对身边那个死鬼说：“好朋友，请拉我一把，让我站起来，这该死的长眠使我的左腿麻木了！”这时你蓦然看见了那张熟悉的市侩笑脸，听见了那个讥讽的声音：“今天天气真好！”

^① 普鲁士国王菲德烈·威廉二世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国徽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市民阶层荣誉权的丧失。

第 二 章

“今天天气真好……”

亲爱的读者，倘若你听见了这个声音，听见说出这句话的妙不可言的假低嗓子，甚至看见了说话者本人，那张极其庸俗的领养老金的寡妇脸，那滴溜乱转的小眼睛，那向上翘起、总是爱打探别人隐私的鼻子，你马上便会发觉，这朵花决不是平常的沙子里长出来的。那副腔调带有夏洛腾堡^①方言的味道，而那里的人说柏林话比土生土长的柏林人还要地道。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人，喜欢吃红烧鲤鱼，有时也相信复活，所以我回答道：“今天天气的确很好。”

当这位施普雷河^②之子得到这样的回答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纠缠我，我再也无法摆脱他的提问和自我回答，特别是对柏林和慕尼黑所作的对比。他把慕尼黑称为新雅典，将它说得一无是处，我却千方百计为新雅典辩护，因为我不论身在何处，总是习惯于赞美那个地方。而这一次，这种赞扬却不得不以柏林为代价。亲爱的读者，倘若我私下里承认，这样的夸奖大多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你们一定会原谅我，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夸奖善良的柏林人，我在他们中的名誉就彻底完蛋了。他们会耸耸肩膀，交头接耳地议论：“这家伙变得浅薄了，连我们都要夸奖。”没有哪个城市的地方观念会比柏林更淡薄。

① 柏林西部的一个区。

② 哈弗尔河的支流，穿过柏林市中心。

千百个蹩脚的作家在散文和诗歌里已经为柏林唱了许多赞歌，而在柏林，却没有一只公鸡为此啼叫一声^①，也没人炖一只母鸡来犒劳他们，人们在菩提树下大街始终把他们视为蹩脚诗人。与此相反，假如有哪个狗屁诗人^②以什么古典喜剧的形式对柏林大肆谩骂，人们同样会漠然置之。然而，谁若胆敢对波尔克维茨、因斯布鲁克、席尔达、波森、克莱文克尔和别的首府，哪怕写上一点点讽刺的东西，那里令人尊敬的乡土观念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柏林根本不是一个城市，而只不过为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场所罢了。这些人中许多是有精神的，对于他们来说，地点完全无所谓，他们组成了精神的柏林。途经此地的陌生人只看到长长排列起来的一模一样的房屋，大多依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建造起来，丝毫显示不出这群人的思想方式。只有头脑清醒的幸运者，在观察那一排排长长的房屋时——它们像此地的人一样，由于顽固地彼此猜疑而尽量相互疏远——才能猜到这里居民的一些个人思想。只有一次，当我在一个月夜里很晚从路特和韦根纳回家时，我才看到那种紧张的气氛消融在柔和的忧伤中。此时相互敌视的房屋仿佛取得了谅解，像基督徒一样彼此温柔地注视着，似乎要倾倒下来，投入对方的怀抱，令我这个在街心行走的可怜人大为恐惧，担心被压得粉身碎骨。有人会觉得这恐惧十分可笑。第二天早晨，当我以清醒的目光再次走过那条街时，那些房屋又庸俗地咧着大嘴互相怒目而视，我于是也微微一笑。在柏林，除了死气沉沉的房屋和柏林人，要想看到别的什么，的确需要往肚子里灌上几瓶诗。这儿很难见到有思想的人。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古迹，它是那样的新，但这种新早已衰老、凋零、死寂，因为如前所述，它并不产生于民众的思想，

① 德国的一句成语，意为“谁也不关心此事”。

② 影射德国新古典主义诗人普拉滕（1796—1835），在其 1828 年出版的诗剧（浪漫的俄狄普斯）第三幕中，斯芬克斯“以古典喜剧的形式”对柏林大肆谩骂。

而是由个别人的意志所创造的。在这极少数个别人中，伟大的弗里茨^①大概是最杰出的。当年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坚实的基础而已，而这座城市恰恰从他那里获得了自己的风格。倘若在他死后这城市不再建造什么，它本来可以成为这位平庸而神奇的英雄的精神的一座历史纪念碑。这位英雄曾以德国式的大胆将他那个时代精巧的庸俗与繁荣的理性自由、浅薄与才干融于一身。例如波茨坦，在我们看来便是这样一座纪念碑。我们在它那荒凉的街道上漫步，觉得就好像在浏览无忧宫的那位哲学家^②的遗著。虽然它今天已经成了一堆陈旧的废纸，但却是那位哲学家一生的心血。尽管这堆废纸内容极其可笑，我们却带着极其严肃的兴趣阅读它，并不得不时时警告自己别笑出声来，仿佛担心背上会突然遭到一顿鞭打，犹如害怕挨老弗里茨那西班牙藤杖的鞭打一样。然而在柏林，这种恐惧我们再也感觉不到。我们觉得，老弗里茨和他的藤杖在那儿已经失去了威力，因为若非如此，从这个健康而理性城市的古老而又开明的窗户里，便不会探出那么多病态的蒙昧主义者的面孔来，也不会有那样多的愚蠢而又迷信的建筑物置身于古老的怀疑学派哲学风格的房屋之中了。我不想引起别人的误解，所以郑重声明，我在此决不想嘲笑新韦尔德教堂^③，那座按现代人的口味建造起来的哥特式大教堂，矗立在现代风格的房屋中完全是一种讽刺，是为了含蓄地指出，要想在一个新时代的新结构中重建中世纪古老的、早已灭亡的机构是多么愚蠢可笑。

以上所述仅仅是柏林的外貌，在这方面若将它同慕尼黑相比，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断言，后者恰恰构成柏林的反面。慕尼黑是一座由人民自己建造起来的都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才具有相当规模。从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

①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4—1797）。

② 无忧宫为波茨坦王宫，海涅在此影射何人不详。

③ 1824年至1830年由申克尔仿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建造起来的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毁。

们的智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像在《麦克白》^① 一剧的女巫场景中看到的那样，在那里目睹编年史式排列起来的各种幽灵，由身披甲冑、从哥特式教堂的大门向外走来的中世纪幽灵，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有身份的幽灵。后者举着一面镜子对着我们，让每个人都能开心地看到自己的形象。在这一系列幽灵中恰恰存在着一种和解的精神，野蛮的东西不再使我们愤怒，平庸乏味的东西也不再让我们厌烦，假若我们将它们视为开端和必要的过渡的话。当我们观看那座始终像脱靴器一样耸立在城市上空，将中世纪的阴影和幽灵隐藏起来的野蛮大教堂时，我们神情严肃，并无厌烦之感。同样，我们在观看晚些时候的发囊状的宫殿^② 时也不会感到乏味，相反却兴致勃勃、心情激动。这些宫殿完全是平庸而矫揉造作的法国式建筑笨拙的德国式模仿。令人倒胃口的豪华房舍，外表堆砌着旋涡状装饰，内部更加可笑地布满了刺眼的彩色寓言画和镀金的藤蔓花纹、石膏装饰和早已故去的老爷夫人们的画像：王侯显贵们长着红通通的、既沉醉又清醒的面孔，拳曲的假发犹如洒了粉的狮鬃毛耷拉下来；贵妇们披着僵直的假发，钢铁一般的胸衣紧紧箍住她们的心，无比宽大的拖地裙使她们本来已经发福的身躯显得更加肥大。如前所说，这种情景并未使我们心情沮丧，相反，却让我们活生生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和光辉价值。倘若我们观看与这些古老的作品摆放在一起的新作品，就会有我们头上笨重的假发已经取下、我们的心已经从铁锁链下解放出来的感觉。我这儿说的是那些明朗的艺术殿堂和华贵的宫殿，它们都是伟大的建筑师克伦茨^③ 的智慧孕育出来的花朵。

① 英国 17 世纪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

② 指慕尼黑黑尔布林宫和施莱斯海姆宫。

③ 列奥·封·克伦茨（1784—1864），路德维希一世的宫廷建筑师，慕尼黑许多著名的建筑都是他设计并领导建造的。这些建筑决定了此城的基本面貌。

第 三 章

私下里说，把整个城市称为新雅典其实有些荒唐，要我为它的这种名誉辩护也十分勉强。这一点我在同那个柏林市俗的交谈中深有感触。虽然他已经同我交谈了许久，却仍然那样无礼，对新雅典的幽默和嘲讽毫无察觉。

“这种东西只在柏林才会有，”他嚷嚷道，“那儿只有笑话和幽默，这儿却有上等白啤酒，不过确实没有讽刺。”

“讽刺我们可没有，”正从我们身旁走过的身材苗条的女招待南内尔大声说，“别的啤酒任您挑选。”

南内尔把讽刺当成一种啤酒，或许当成最好的什切青啤酒，令我深感痛心。为了使她不至于再说出什么蠢话，我发表了以下看法：“漂亮的南内尔，讽刺并不是一种啤酒，而是柏林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一大发明。他们对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太晚而未能发明火药感到恼怒，因此试图搞出一项与火药同等重要、对于未能发明火药的人十分有用的发明。亲爱的南内尔，过去假如有人干了蠢事，那该怎么办呢？已经发生的事不能叫它没发生，所以大家就说，这家伙是头畜牲。但这会使人难堪。柏林人最聪明，做的蠢事也最多，于是对这种难堪感受最深。正因为如此，内阁准备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只许把最大的蠢事写成书出版，小一些的蠢事只准谈论，而且范围只限于教授和高级官员。小人物只许偷偷地谈论他们

① 波兰西北部城市名，在海涅那个时代，它尚属于普鲁士。

干的蠢事。可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受到压制的蠢事一到特殊场合就愈发强烈地暴露出来，甚至自上而下受到鼓励，自下而上愈来愈公开。情况实在太糟糕，直到有人最终发明了一种反作用法，不但可以使蠢事变得好像没发生，而且能使它变成聪明事。这方法非常简单，只须宣布某人仅仅是出于讽刺才做了蠢事或说了蠢话。于是，亲爱的姑娘，世界上的一切都起了变化，蠢事变成了讽刺，未达目的的阿谀奉承变成了讥笑，天生的笨拙变成了富于艺术性的嘲弄，真正的疯狂变成了幽默，无知变成了高雅的风趣，而你最后也变成了新雅典的阿斯帕西亚^①。”

我本来还可以多说几句，但此刻四面八方响起了“来一杯啤酒！来一杯啤酒！”的喊声，被我抓住裙角的美丽的南内尔不得不使劲挣脱开来匆匆而去。当那个柏林人看到顾客们以多么兴高采烈的神情接过高高冒着泡沫的酒杯时，他自己也仿佛变成了讽刺。他指着一群正在专心致志地品尝忽布美酒并议论着它的芬芳的酒客，微笑地说：“这些人都想成为雅典人吗？”

此人在这种场合发表的议论深深刺痛了我，因为我对我们的新雅典是颇有好感的。我决定教训一下这快嘴的批评者：我们是不久以前才想到要做新雅典人的，我们不过是一群年轻的开路者，而我们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全部有教养的公众，还没有做好亮相的准备。“一切都处在初创阶段，一切还不够完善。只有最下等的行当，朋友，”我补充道，“才会人才济济。您一定注意到了，我们并不缺乏诸如猫头鹰、职业告密者和妓女之类的人才，所缺的只是高级人才，因此某些人要同时充当好几种角色。例如，我们那位歌颂希腊温柔男色的诗人^②，也不得不染上阿里斯托芬式的粗野。不过他什么都能干，他具备一位伟大诗人的所有才能，除了想像力和机敏。倘若他有许多钱，

古希腊品貌俱佳的女子。

② 指普拉滕。

他就会成为一位富翁。数量上的劣势，我们用质量上的优势来弥补。我们虽然只有一位伟大的雕塑家，但他是头‘狮子’^①；我们只有一位大演说家^②，但我相信，即使德摩斯特尼斯^③骂阿提卡麦牙提价也不会骂得那么响。尽管我们还没有毒死苏格拉底^④，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毒药。即使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市民团体，没有一大帮蛊惑家，但我们却有一位这种类型的样板，一位职业蛊惑家，他一个人就抵得上整整一个市民团体，抵得上一大群吹牛大王、空话大王、只说不做的胆小鬼和其他无赖——您在这儿便可以看到他本人。”

我无法抗拒诱惑，不能不对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物作一番详细描述。此人是否有理由声称，他的头有些像人的样子，因而在法律上有权成为人，我且不去管它，可我觉得，那颗头更像是猴子脑袋，只不过出于礼貌，我才把它当成人头的。他戴一顶布帽，样式酷似曼勃林的头盔^⑤，僵直的黑发从中分开，在脸的两边长长地披下来。在头的正面，我们称之为脸的地方，卑鄙女神打上了她的印记，由于用力过猛，几乎把鼻子压碎了。低垂的双眼似乎在寻找这鼻子，并因为找不到它而显得分外忧郁。一丝令人作呕的微笑浮现在嘴角。这张嘴实在可爱，由于有着某种明显的相似之处而鼓舞我们那位希腊狗屁诗人写出最温柔的抒情诗。外衣是一件古代德国式长袍，虽经过一些修改以适应新欧洲文明的迫切需要，但样式仍然令人

有人认为“狮子”指克伦茨，因其名“列奥”意为“狮子”。但克伦茨并非雕塑家，因此也有人认为是路德维希·施万塔勒。

② 指当时的内阁顾问伊格南茨·鲁特哈德。此人为巴伐利亚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

③ 古希腊有名的演说家，善于雄辩。

④ 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 399 年被判犯有诱骗青年罪而被迫服毒自杀。

在塞万提斯的小小说《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把仆人桑乔·潘扎用来刮胡子的洗脸盆当做骑士曼勃林的头盔。

想起阿明尼乌斯^①在条顿堡森林里所穿的服装。其最原始的款式由一家爱国服装公司秘密地按照传统保存下来，犹如哥特式建筑艺术是由一个神秘的泥瓦匠行会继承下来的一样。一块洗得发白的破布同裸露的古德意志颈项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遮住那件著名外衣的领子；两只又长又脏的手从长长的袖子里垂落下来，中间是令人厌恶的躯干，下面有两条滑稽的腿在颤动——整个形象简直就是贝尔维德雷宫^②的阿波罗塑像令人发笑的滑稽模仿。

“这难道就是新雅典的蛊惑家吗？”那个柏林人嘲讽地问道，“亲爱的上帝，他可是我的同乡！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他——不，这不可能！”

“当然，你们这些容易上当的柏林人哪，”我十分恼火地说，“你们不能发现你们本地的天才用石头砸死你们的先知。可是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有用的。”

“可这只不幸的苍蝇对你们究竟有什么用？”

“用处多得很，它会跳，会爬，有情感，会吃饭；它虔诚，懂得许多古德语和一点儿拉丁语，一点儿不懂希腊语。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跳过横杆，会画各种跳跃姿势图表，为古德语诗编各种不同的目录索引^③。它以这种方式表现它对祖国的热爱，却丝毫不会有危险，因为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当古德意志蛊惑家们的事业变得有点危险，因而同他们那软心肠的基督教情感不相符时，它就会及时从他们中间退缩回来——它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的。自从危险消失了，殉道者为他们的思想而受难，几乎所有的人都自动放弃了他们的信念，甚至我们最狂热的理发师也脱去了他

^① 阿明尼乌斯，古日耳曼切鲁斯克族族长，于 9 年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由瓦鲁率领的罗马军队。

^② 维也纳著名的王宫。

^③ 海涅在此讽刺德国哲学教授、所谓“爱国体操运动”的倡导者费迪南·马斯曼。

们的德意志外衣，我们那位小心谨慎的祖国救星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开始。只有他还保存着蛊惑者的服装以及与之相应的说话方式。他仍然颂扬着切鲁斯克人阿明尼乌斯和图斯内达夫人^①，似乎他就是他们的金发后代。他仍然保留着他那日耳曼的爱国仇恨，憎恨外族的骚乱，憎恨肥皂的发明，憎恨蒂尔施的异教希腊语语法^②，憎恨昆体良·瓦鲁^③，憎恨手套和所有长着端正鼻子的人——这样，他便作为一个逝去时代的流动纪念碑竖立在那里，犹如最后一个莫希干人^④，成了一个强悍民族绝无仅有的后代，成了最后的蛊惑者。您已经看到，我们的新雅典正缺少蛊惑者，因此非常需要这个人。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蛊惑者，同时又如此温顺，乐于舔净每一只痰盂，乐于像牲口一样从别人手里吞食恩赐给他的任何东西，不论是榛子、栗子、奶酪、小香肠还是别的什么。由于他现在成了他那一族类的遗孤，我们还有一种特别的优势：一旦他一命呜呼，我们可以请人将他剥制成标本，把他原封不动地留给后代。不过我恳请您别把这事告诉柏林的利希滕施泰因教授^⑤，否则他会申请将他送进动物博物馆，那样就可能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之间引起一场战争，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交出去的。英国人早就看上他了，曾试图出价两千七百七十畿尼收买他，奥地利人也想用长颈鹿来换他，不过据说我们的内阁已经表示：这最后一个蛊惑者对我们来说是无价之宝，他将成为我们标本博物馆的骄傲，我们城市的点缀。

那个柏林人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更加有趣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终于插话说：“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在那儿跑来

① 图斯内达为古日耳曼英雄阿明尼乌斯之妻。

② 指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蒂尔施于 1812 年出版的《希腊语语法》。

③ 昆体良·瓦鲁（约 35—96），古罗马修辞学家，雄辩家。

④ 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已灭绝。

⑤ 德国动物学家。

跑去的是一条什么狗？”

“那是另一种狗。”

“唉，您没听懂我的话，我说的是那条没有尾巴的大白狗。”

“亲爱的先生，那是新阿尔西比亚德狗。”

“可是，那柏林人问，新阿尔西比亚德究竟在哪儿呢？”

“老实说，”我答道，“这地方还没人居住，暂时只有这条狗。”

第 四 章

这次谈话的地点叫博根海姆，或诺伊堡豪森，或霍姆佩施别墅^①，或蒙特格拉斯花园，或小王宫^②。倘若从慕尼黑驱车前往那里，根本不必将地名报出来，马车夫看到我们那充满渴望的眨眼，那迫不及待的点头或类似的面部表情，便会明白我们的意图。阿拉伯人对一把宝剑，法国人对于爱情，英国人对绞死别人，德国人对喝酒，而新雅典人甚至对他们喝酒的地方，都有上千种表达方式。我所说的那个地方的啤酒的确非常好，即使在古希腊城邦的元老院，在卖烈性黑啤酒的平民酒窖，也不会更好。它的味道的确非常好，特别是在那个阶梯露台上，从那里可以远眺蒂罗尔的阿尔卑斯山。去年冬天，我常常坐在那里，欣赏白雪皑皑的群山，它们在阳光下闪烁，仿佛由纯净的白银铸成。

那时，我灵魂中也充满了冬天，思想和感觉好像凝固了，心中的一切都已凋零，笼罩着死一般的气氛。此外还有那讨厌的政治，一个可爱孩子的夭折^③而带来的悲哀，对往事的烦恼和感冒。我喝了许多啤酒，因为有人向我保证，啤酒能使人心情愉快。然而，即使是最好的阿提卡白啤酒，对我这个在英国喝惯了黑啤酒的人来说也无济于事。

原为霍姆佩施男爵的宫殿，位于博根豪森伊萨河右岸，1827年冬改为供游客使用的别墅。

^② 即博根豪森别墅。

^③ 指1828年4月玛蒂尔德·海涅去世。

一切变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太阳从天空中喷薄而出，用光的乳汁滋润大地——它那古老的孩子。群山在快乐中颤抖，雪的眼泪奔泻而下，湖面的覆冰崩裂，发出隆隆的巨响。大地睁开蓝色的眼睛，从它的胸中迸发出可爱的花朵和铃声悠扬的森林，夜莺那绿色的宫殿和整个大自然发出了微笑，而这种微笑便叫春天。这时，我心中一个新的春天也到来了，新的花朵从我心中绽出，自由的感觉玫瑰般怒放，隐秘的渴望如盛开的紫罗兰，其中自然也夹杂着无用的荨麻。我希望的坟墓又披上了葱郁的新绿，诗的旋律再次从我胸中涌出，如冬天迁往温暖南方的候鸟，又回到北方寻找它们留下的巢，而我那颗被遗弃的北方的心，又像以前一样发出鸣响，百花争艳——只是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是一颗褐色或金黄的太阳重新唤起了我心中的春天，将这颗心中沉睡的花朵吻醒，并用微笑让夜莺再次出现的吗？是有亲和力的大自然本身在我胸中找到了共鸣，并以新的春天的光辉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在博根豪森的露台上，面对蒂罗尔白雪皑皑的群山，我的心被新的魔力迷住了。每当我坐在那里陷入沉思，常常觉得仿佛看到一张异常俊美的少年的面庞在群山之上向我张望，而我渴望长上翅膀飞往那里，飞往这少年的故乡意大利。我也常常感到从山那边飘来柠檬和柑橘的芳香，友好而充满诱惑地轻拂我的身躯，召唤我去往意大利。有一次在金色的晚霞中，我甚至在群山之巅真切地看到了他，那年轻的春天之神，像常人一样的身材，快乐的头上戴一个鲜花和月桂编织的花环。他欢乐的眼睛和鲜花般的嘴在向我呼唤：“我爱你，到意大利来，到我这儿来吧！”

第 五 章

当我同那个不可捉摸的市侩谈话感到绝望，向美丽的蒂罗尔群山眺望并深深地叹息时，我的目光大约闪烁着几分渴望。那柏林市侩却把这目光和叹息作为新的谈话契机，他也叹息着说：“啊，不错，我现在也很想去君士坦丁堡！哎，看一看君士坦丁堡始终是我毕生惟一的愿望，而此刻俄国人肯定已经开进了那座城市，唉，君士坦丁堡！您到过彼得堡吗？”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请他讲一讲那儿的情况。可是，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内弟高等法院顾问先生，去年夏天到过那里，那可是座非常特别的城市。——“您到过哥本哈根吗？”由于我对这个问题同样作了否定的回答，并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知识，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开心地摇晃着小脑袋，并以名誉担保，假如我没有亲自去过那里，便无法想像那儿的风光。“不过，”我答道，“此刻我还不想去那里，我想到另一个地方去旅行，并计划今年春天便动身，我要去意大利。”

此人听到这句话，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一只脚着地转了三圈儿，并学着小鸟的叫声：“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

这叫声给了我最后的鼓舞。我立即决定，明天就动身。我不再犹豫，想尽早看见那个国度。它竟使这干枯乏味的市侩如此心醉神迷，一提到它，他便像一只鹌鹑那样唧唧直叫。当我在家里收拾行李时，那叽叽喳的叫声仍在我耳边回响。我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海涅第二天一直送我到蒂罗尔，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一路上一句正经话也没说，老是“叽叽喳”地在叫。